

舌尖上的小暑

舌尖上的小暑

周游

“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元稹《小暑六月节》)我国自古就有小暑食新、祭祀五谷大神等习俗。小暑时节，各类新鲜时令食材纷纷上市，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饮食原料，形成了很多食俗。

小暑吃饺面。“头伏饺子二伏面。”伏日吃面是传统习俗，至少在三国时期就已开始了。魏东晋史学家孙盛《魏氏春秋》记载：“伏日食汤饼，取巾拭汗，面色皎然。”所谓汤饼，即热汤面。小暑前夕的六月初六日(闰月除外)为“天贶节”，此节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皇帝在伏日向臣属赐“冰炒”和“炒面”。

小暑吃鳊鱼。鳊鱼又称黄鳊、长鱼、田鳊、鳊鱼、罗鱼和无鳞公等。除了西北、全国各地都有黄鳊。由于三伏时节，黄鳊格外肥壮味美，食用之后滋补作用明显，故有“小暑黄鳊赛人参”之说。关于鳊鱼，唐代孙思邈说：“主少气吸吸，足不能立地。”明代李时珍也说过：“性味甘温无毒，入肝、脾、肾三经，能补虚劳、强筋骨、祛风湿。”

小暑吃伏羊。“伏羊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传说始于尧舜时代，每年初伏之日开始，直至末伏结束，成为我国最重要的美食节日之一。鲁苏浙皖等地区都有这一食俗。2002年7月11日，江苏徐州举办了首届伏羊美食文化节，此后每年都会举办彭祖伏羊节。徐州民间还有“彭城伏羊一碗汤，不用神医开药方”的说法。2021年，“徐州伏羊食俗”被列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山东也有伏羊文化节，时为每年农历六月初四至六月初九。

小暑吃兔肉。兔有家兔、野兔之分。家兔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均有饲养，除了祖传白兔，还有日本大耳兔、青紫兔和新西兰兔等。我国人民自古就有吃兔肉的习惯，民谣有“飞禽莫如鸪，走兽莫如兔”之说。“长春轩”五香兔肉是河南开封的传统名食，已有三百多年历史。这种兔肉野味醇浓，五香调和，肥而食之不腻，瘦而食之不柴，色泽鲜美，别有风味。传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慈禧太后出逃西安，后经开封返京，品尝了“长春轩”兔肉，赞不绝口。“长春轩”兔肉从此更加出名。缠丝兔是四川广汉的传统美食。此品选择当地的大耳兔，先把冰糖、生姜、白酒、酱油和五香粉等调料拌成糊状，再用刷涂宰好的兔子腹内，然后用绳缠绕兔身，使之不走气，放入缸中封存一段时间，取出晾干或是烘干，再用原汁煮熟即可食用。我国医学认为，兔肉性味甘凉，具有补中益气、止渴健脾和凉血解毒的功效。

小暑吃绿豆芽。很久以前，我国民间就有绿豆芽制作工艺的记载。随着绿豆芽普遍食用，其制法也不断得以改进，食用方法自然也多多种多样。据传孔府有道名为“金钩挂银牙”的菜肴，就是绿豆芽炒虾仁，又名“寿星拄拐杖”。我国医学认为，绿豆芽性味甘、寒，入肝、肾二经。具有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明目降压和润喉止咳的养生功效。

2023年5月，《文溯阁四库全书影印精选》在甘肃兰州首发。

兰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晓芳 摄

数字共享有待提升——国图营造“中华古籍资源库”

古籍数字化对古籍保护意义重大，对于文化传承也同样如此。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便相关古籍因为各种不可抗力因素而损毁灭失，但作为文化载体的数字版本将得到永久的保护和传承。

从文化的角度而言，古籍是属于全社会、全民族的文化遗产，但因为所有权、版权保护等方面原因，目前古籍开放共享的环境还远谈不上理想。以文溯阁《四库全书》为例，其原藏于辽宁沈阳故宫，后迁移至甘肃，由此造成半个多世纪的书、阁分离现象，其归属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此外，图书馆行业的开放程度也制约了古籍共享的可能性，一些图书馆往往将收藏的珍贵典籍视为“镇馆之宝”，轻易不肯示人，共享意识明显不足。即便这些古籍得以数字化，但因为担心盗印等侵犯版权的非法现象，很多数字资源的所有方在古籍数字化的版权保护体系尚未形成之前，一时间也不敢轻易对公众开放。因此，目前除了专业工作者和相关研究者，有机会真正接触到古籍原本的人少之又少。

在这方面，国家图书馆做了相当多的工作。2020年4月，国家图书馆整合各类古籍及特藏文献资源统一纳入“中华古籍资源库”，其中设置数字古籍、数字方志、赵城金藏、碑帖菁华、甲骨世界等20余个栏目，并支持单库检索、多库检索、精确检索、模糊检索。次年11月，国家图书馆线上实现免登录浏览，读者无需注册即可进行检索。

从藏之名山到走近大众，数字化为古籍资源的共享带来了肉眼可见的进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进一步提升，古籍的注解、翻译、检索、索引等工作都会全面铺开，大大降低民众对古籍的理解难度。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古籍中蕴含的海量知识和浩瀚素材都可以轻易调用，甚至可以辅助创作，生成新的内容。例如，创作一部历史剧、编排一段古代舞蹈，都能利用人工智能从古籍中寻找相关素材，并自动生成初步的剧本，以供创作者在此基础上继续完善，以创作出更高质量的全新作品。

毫不夸张地说，中华古籍就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目前，古籍数字化的应用还仅仅是一个开始，相关的工作还在不断推进当中。相信在不远的未来，古籍数字化将给中国人带来更多的想象，也会给中国文化带来更多的希望。



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36套原大原色原样复制的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套书。全书36217册，6144函，定价人民币3000万元。 新华社发

数字孪生——手段高明——古籍获得新的图书生命

通过现代技术手段，以完整而清晰地保存古籍的原始面貌，这是古籍数字化的最主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字科技从根本上改变了古籍保护的单一模式，古籍的生命不再只依托于历经数百年而不断发黄、发脆的实体书册，而得以以数字形态永久而安全的保存。

以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数据采集为例，从2021年12月下旬开机扫描到次年5月底采集结束，用时仅5个月。在专业人员的操作和专业设备的辅助下，全部古籍没有丝毫受损，而采集的所有影像数据都将被加工成标准的数字文件，供后续影印出版和数据库建设之用。在珍贵的原本古籍重新入库保存后，这些采集而来的数据资料实际上获得了新的图书生命，这种电子意义上的数字复刻，实际上也是一种“数字孪生”。

相对而言，古籍图书还算容易保存。对于那些因气候和岁月不断侵蚀而无法永久传世的文化形态如壁画、彩塑、木雕等来说，抢救性的影像复制就显得更为重要了。以敦煌研究院的“数字敦煌”项目为例，在将现有洞窟的壁画、雕刻等拍摄成数字图像后，一方面可以永久保存相关的文化信息，另一方面也可以让游客在实地游览和线上参观做出选择，以尽可能降低过度游览而带来的文物保护压力。

在影像复刻的基础上，运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古籍文本进行提取、标引、分析等后续工作，也是数字科技助力古籍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按传统的古籍整理速度，目前的工作量可能需要数百年才能完成，但在现有的智能技术条件下，这一过程会大大缩短，可能二三十年就能完成。以OCR(光学字符识别技术)为例，5分钟的OCR识别相当于人工录入20小时的工作量，而且错误率可以降低75%，这样的速度和效率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而且，目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能够实现自动断句、标点和命名识别(如人名、地名、官职名等)，其差错率已经降到5%以下，这无疑大大降低了专业人员后期点校的工作量。此外，整个数据库还能实现全文检索、文本比对、数据分析等功能。

当然，人工智能技术也不是万能的。毕竟，机器无法百分百准确地识别语义，差错率在所难免，因而人工校对与标注依旧十分重要。尤其古籍中经常会有一些异体字、冷僻字，还有一些古籍的格式比较特殊，类似情况下就更离不开专业古籍工作者的校对。只有人机协同、人机互补，才能真正高质量地完成古籍的“数字孪生”。

古籍资源大摸底——从“四库全书”说起

作为历代以来最大的文化工程，清代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对中国古代典籍进行了一次最系统而全面的搜集和整理。然而，由于近代战乱缘故，原藏于圆明园文源阁及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的四库本全部被毁，杭州文溯阁在浩劫之后也仅存其半。由最初完整的七部到目前的“三部半”，《四库全书》所遭遇的巨大损失令人痛心。

《四库全书》成书后，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溯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文津阁珍藏，即“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于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即“南三阁”。

文源阁于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在咸丰年间战乱中被毁，部分文澜阁本散落民间，后补抄近半部，现藏于浙江省图书馆；1966年，文溯阁本从沈阳运至兰州保存，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是目前“三部半”中唯一未完整影印出版的一部；文溯阁本原藏北京故宫，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文津阁本现由国家图书馆收藏，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

《四库全书》的规模体量十分惊人，是《永乐大典》的3.5倍，其中共收录历朝典籍近3500种，约8万卷，合36000余册，计8亿字。据介绍，文溯阁《四库全书》换算成现代书籍页码的话接近488万页，逐页扫描后储存的数据资源总量超过700TB，如以容量32GB的通用U盘存储，至少需要2.2万个。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典籍的精华与浓缩，除此之外还有海量的各类古籍，这些文化资源同样弥足珍贵，需要用心保护。国内从2007年开始全国古籍普查工作以来，目前已完成270余万部(另1.8万函)，共计13026部珍贵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另有25476部重要古籍入选各省区的《省级珍贵古籍名录》。在全国1000余家古籍收藏单位中，有超过2000万册件古籍得到妥善保护。在现有成果基础上，“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已列为当下和未来的重要工作方向。

目前，国内古籍收藏最丰富的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上承宋元以来的历代皇家珍藏，旁搜明清以降南北藏书家的毕生积聚，最终聚成1500余部宋元元刊、27万册古籍善本、70万件特藏、160余万册普通古籍的海量珍贵古籍馆藏。其中，《敦煌遗书》《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称该馆四大“国之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在目前国内已累计在线发布的古籍数字资源13万部(件)中，由国家图书馆搭建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10万余部(件)，可谓重中之重。

不可否认，与目前存世的古籍体量相比，现有国内古籍数字化的程度与规模还远远不足。排除复本情况，《中国古籍总目》显示，国内现存古籍品类约20万种、5000多万册(件)，除了传统线装古籍，还包括甲骨、简帛、碑帖拓本、古地图等。然而，它们实现数字化的不超过8万种，其中大多数只是完成了初步的影像扫描，真正实现文本数字化的还不到一半。以此而论，未来古籍数字化成果的共享开放水平和深度挖掘能力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明清儋州知州刻印东坡诗文 国图典藏《居儋录》古籍善本

燕京图书馆1部。2023年10月，笔者因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专项《东坡文化》课题研究需要，到国家图书馆(简称国图)古籍馆善本阅览室，阅览了《居儋录》五卷刻本及清重修本。



明代陈荣选编刻、曾邦泰重修本《宋苏文忠公居儋录》书影。 乔红霞供图

国图的2部古籍《居儋录》五卷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已著录，第一部为明万历二十三年的陈荣选编刻本，第二部为陈荣选编刻、清代顺治十八年(1661年)王昌嗣重修本。

国图古籍和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已经数字化并在网络发布，国图本(索书号18430)，通过国图官网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和手机微信客户端可随时随地访问。因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和古籍数字化建设，《居儋录》秘本重现，对于研究海南和研究东坡，实在是重大利好。遥想清末民初乃至二十世纪初的学者们，寻访明刻《居儋录》何其艰难！清末民初海南文献学家王国宪，多方寻找未果，曾作诗慨叹“居儋有录何处觅”。又有现代学者，见到“居儋录”字样，揣测“《海外集》又名《居儋录》”，留下了错误和遗憾。实际上它们是两部书，作者均是苏轼，只是编者不同。《居儋录》是明代陈荣选所编，《海外集》是以《居儋录》为基础编辑的，自明清至民国有四个编者，编者分别是明代戴燿、清代樊庶、王时宇和民国的王国宪。

索书号为18430的《居儋录》，依次是明万历二十三年胡桂芳撰写的《宋苏文忠公居儋录序》、目录、正文、明万历二十三年陈荣选撰写的《宋苏文忠公居儋录后序》。正文分五卷，卷一为谱、古迹、言行；卷二为表、书、记、铭、说、歌、赋；卷三诗(41首)；卷四诗(45首)；卷五附录，记(2篇)、诗(14首)。

该古籍品相端庄，卷帙完整，偶有残破，前业已修复。首页胡桂芳序下方钤收藏家“李文田印”，目录首页下方钤印“北京图书馆藏”(北京图书馆是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李文田(1834年—1895年)，广东顺德人，清晚期著名藏书家。根据该书内容和版式，笔者判断为明万历二十三年陈荣选刻、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曾邦泰重修本。索书号为9056的《居儋录》也是五卷，为陈荣选刻、清顺治十八年王昌嗣重修本，全书正文内容与索书号为18430的相同。该部古籍钤有“四明张氏约园藏书之印”“吾徒志六经崇雅必删郑”“应似飞鸿踏雪泥”等印，品相优雅，用印精妙。张氏即张寿甫(1876年—1945年)，浙江鄞县人，近代著名藏书家。1952年，该书由其夫人蔡琰捐赠给北京图书馆。这一版本的《居儋录》，与哈佛本、浙图本一样，皆为明万历二十三年陈荣选刻、清代顺治十八年王昌嗣重修本。此外，国图还有《居儋录》普通古籍一部，是根据陈荣选编次的版本，在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由韩佑重刻的木刻本，索书号为FG-PG XD6365。以上诸本，皆经明及清初诸位儋州知州编刻、补修、重刻，是东坡古籍海南儋州官刻本。(作者系海南省图书馆研究员)



投稿邮箱 382552910@qq.com

文化热点



设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内的国家典籍博物馆。 资料图

自2021年启动数字化影印出版工程后，由甘肃省图书馆主持的文溯阁《四库全书》数字采集工作目前已全部完成，数据处理工作也已进度过半。在之后几年中，文溯阁《四库全书》将分期、分批推出全套影印版本。由于《四库全书》现存不同版本在内容、册数、卷数上都有所不同，文溯阁《四库全书》的数字化影印出版对中国古代典籍的保存和文化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数字孪生」让古籍再生

金满楼

史志琼崖

乔红霞

我国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书画家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四月至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贬谪海南儋州，期间创作和书写的诗文，被海南先贤编刻成集，名曰“遗思”。

明代万历年间，福建人陈荣选任儋州知州。他自幼仰慕苏东坡，见到“旧录曰‘遗思’者，多讹舛失次”，破译漫漶，便重新编辑成《宋苏文忠公居儋录》(以下简称《居儋录》)五卷，时间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陈荣选因此成为明代第一位辑录、刻印苏东坡《居儋录》的人。

从古籍书目查考，《居儋录》明陈荣选刻本、明曾邦泰重修和明刘清顺治五年王昌嗣重修本，目前世界上仅有5个图书馆收藏，6部存世，其中中国国家图书馆2部、浙江图书馆1部、南京图书馆1部、台湾傅斯年图书馆1部、美国哈佛大学哈佛